

反英雄敘事·生態文學·社會寓言·人類演化的交會

沙丘

DUNE

導讀別冊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反英雄敘事·生態文學·社會寓言·人類演化的交會

沙丘

DUNE

導讀別冊

沙丘 導讀別冊

沒有救主的世界：沙丘的存在、宗教與價值◎周偉航

你只能變成五千年沙漠裡的一粒砂◎龍貓大王通信

從此以後，你將永遠改變…… 法蘭克．赫伯特《沙丘》旅行指南◎陳栢青

香料與宗教的狂想曲◎謝金魚

古老的未來：歷久彌新的《沙丘》傳奇◎譚光磊

沒有救主的世界：沙丘的存在、宗教與價值

周偉航 倫理學研究者

「這世上沒有救世主，也沒有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

——《國際歌》中文版，第二段

《沙丘》系列小說本身即有驚人的「資訊量」，而隨著幾十年來愛好者的詮釋與各類衍生產品，這「沙丘宇宙」已複雜到需要專屬的維基資料庫才能釐清；「沙丘學」也成為科幻小說愛好者的起手式，少了相關知識，或許就不易掌握其後各類科幻作品中的深意。

而願意參考這篇導讀的讀者朋友，可能多半是首次接觸《沙丘》系列小說，因此在這個簡短的「推坑」部分，我將用普通人能理解的方式來解析《沙丘》的基本格局。

整體來看，《沙丘》是「倒吃甘蔗型」的小說，即便是忠實的粉絲。也認為最前頭的數十頁有如一團迷霧，繞來繞去的，不知作者想表達什麼。這是因為「沙丘宇宙」與我們現處的時空大不相同，若要掌握劇情進度，又要同時學習沙丘宇宙的基本知識，自然會像是突然穿越到「異世界」，連呼吸都覺得困難。

而要突破這層「考驗」，並不是靠「爆雷」，這故事劇情的部分，還是應該交給讀者來自行體驗；能在導論部分提供的協助，或許是以簡要方式來介紹《沙丘》世界觀，因此以下就由「存在」「宗教」與「價值」這三重結構來說明沙丘宇宙的運作模式。

存在結構

《沙丘》是發生在未來世界的故事。人類文明勉強在對抗人工智慧的大戰中獲勝，也因此決定不再使用電腦高科技。但人類為了滿足生命

需求，也演化出替代的解決方案；例如某些人類變成類似電腦的角色，擁有大量知識，也能高速運算，這些人在書中被稱為「晶算師」，可視為理性的象徵。

少數女性則發展出高度的心靈能力，是平民的宗教祭司，也是統治階級倚重的先知，她們在書中的代表團體是「貝尼·潔瑟睿德女修會」。而掌握星際移動關鍵技術的是身型外表已不似人類的「宇航公會」成員。

有了這些高度變異人類的輔助，掌握資源的封建貴族得以向宇宙深處擴張。在《沙丘》故事開始時，人類是由單一帝國控制，也在多個星球上殖民，龐大的星際貿易財富掌握在「鉅貿聯會」手中，而該公司的股份則由各級貴族持有。而在貴族與特化人種之外，還有著大量的普通人類，他們如螻蛄般的生活在帝國的中下層。

因為資源的不均或不足，《沙丘》的世界充滿躁動與陰謀，而變動的關鍵推力並非金錢，而是「香料」。「香料」是目前地球上不存在的物質，在《沙丘》世界中，也只出產於一個地表全是沙的星球；不但需要透過人力開採，而且難以提高生產效率，產量相當有限。

而香料除了是生理上的良藥，也有類似成癮藥物的精神效果，亦是進行星際旅行的要素之一，因此從開採、運輸到持有，都不斷引發衝突和戰爭。《沙丘》系列就是橫跨數千年的宇宙衝突史，而「香料」就是歷史向前推進的燃料，各集主角都試圖建構新的分配原則，但後人搶佔香料的慾望又破壞一切的努力。新手讀者可先把「香料」理解成某種超級毒品，就更能體會初期主要角色的瘋狂舉動。

宗教結構

中文讀者在初次接觸《沙丘》時，可能會漏接某個作者預設的深層脈絡，那就是西方一神教（如基督教或伊斯蘭）的「救世主」概念。雖然《沙丘》在宗教內涵上並未緊貼一神教信仰，因此不算是宗教寓言，但全系列都在玩弄、批判救世主概念，更有許多用詞暗示主角與宗教經典中的救世主有關，因此讀者朋友們也最好先理解西方人對此概念的執

著。

華文故事中的英雄，通常都是在「人」的層次來解決「人」的問題，這些英雄也很少成為神權領袖；但在西方寓言或傳說中，很常出現人神合一、政治與宗教結合的「超級英雄」，而這英雄就與宗教經典中拯救萬民於水火之中的「救世主」的概念綁在一起。

宗教經典中的救世主，是在出生前就被預定救世任務，他擁有神聖血脈與神選許諾，也會經過一系列考驗與磨練，最終突破肉體與精神的限制而終結混亂的末世，並創造幸福的新世界。在這過程中，救世主將由人轉變為半人半神，甚至完全脫去人性而成為神。

而《沙丘》系列的每一集都可視為某位救世主的傳記，這些救世主們繼承了西方救世主的刻板印象，但也都開啟了某種新的可能性。各集的開端都充滿了威脅與挑戰，而註定成為救世主的主角則一路過關斬將，逐漸接受自己的使命，最後得以超凡入聖，強勢收斂該集的故事線。

各主角之間也有某種血源關聯性，因此《沙丘》也可說是救世主家族的故事，但每位主角所面臨的困境皆不盡相同，其所採取的具體解決方案也不太一樣，甚或完全矛盾。有些主角成王、成聖，有些主角歸於沉寂，甚或失去自我、不人不獸。因此《沙丘》批判了傳統宗教的救世主，也批判了它所創造出來的新救世主。

價值結構

若救世主都失敗了，那什麼是對的、好的、值得的？《沙丘》宇宙不存在普遍的價值原則，是非對錯由強者所決定。貴族們雖講求榮譽，重視與「晶算師」、「貝尼·潔瑟睿德女修會」及「宇航公會」的合作關係，但這些社群之間也不存在信用契約，之間的合作關係是暴力的相互抵消，即「賽局均衡」；若這均衡被打破，所有原則都在轉瞬間成為歷史。

就道德角度來看，多數英雄故事若非探討社會公義，就是為了報恩報仇，因此會與「正義」或「報償」這兩種道德要素緊密相關；但《沙

丘》就算觸及這些議題，最後也都是「存而不論」，不給答案。這或許會讓讀者覺得失落，甚或認定作者收尾失敗，但正如作者對救世主的批判，《沙丘》也對道德原則進行了多層次的批判，不斷質疑先前的主張，因此讀者最後能確定的，並非標準答案為何，而是「哪些答案不可行」。

而這正是倫理學探問（quest）的應有情狀。倫理學家認為，人頂多只能暫時解決眼前的道德衝突，但對於「幸福之定義」這類最終目標，除了一再探問以提升自我境界，不存在直接獲得答案的方法。

而由道德上綱到政治層次，《沙丘》也否定了多種政治經濟形式，而這種批判又再向外擴張至物種與環境倫理的思考。人類因為追逐「香料」，因此需要和「沙蟲」這種沙漠星球的外星巨獸搏鬥，而後又因為改變星球環境以利人類生存，反而造成沙蟲滅絕與香料短缺；人類也曾與沙蟲融為一體以建構無上權威，但這並未解決問題，反而使人類迷失自我。

作者於此運用了類似「正反合」的思維辯證法，主角人類和某種事物產生對抗，接著試圖整合以產生共識，而製造出新產物後，這產物又衍生出新的對立，人就只能再想辦法進行整合、提升、創造。這一路所得的產物，在精神上是越來越高階，但離人性與人心卻越來越遙遠。

這就進入了美感價值的探問。歷來都有許多影藝創作者意圖將《沙丘》的世界形像化，然而《沙丘》小說的文字之美，可能不在於帶來什麼特定的圖像衝擊，而是「忘情自我」的高階美感體驗。

正因為《沙丘》充斥著矛盾、統一與再分裂，在閱讀過程中，讀者也會經歷多種美感主張的衝突或對話：沙漠星球的蒼茫寂寥與沙漠子民的痛苦磨難，或綠色星球的繁盛豐美與富裕階級的安逸腐化。不論何者，在《沙丘》之中都可能是「對的」，也可能是「美的」，然而當你欣賞、崇拜其中一方，負面的衝擊也迎面而來；又或是覺得某頁描述是如此醜惡，卻在翻頁後覺得，那說不定正是自己想追求的欲望高峰。

最後要提示三個閱讀《沙丘》的建議。首先是《沙丘》無法速讀，也不應速讀。對於新入門來說，或許就慢慢品味前幾頁的細節描述，別急著處理自己頭上飄浮的問號；因為這書看得越透，那些問號只會越

大。

其次是建議讀者朋友想像自己是書中的無名角色。雖然不少小說會促使讀者設想自身為主角，但《沙丘》不適合這樣做。你不如假設自己是主角身邊的無名奴僕，總是默默的伴著主角，看他起落，看他是如何從人成為神，又如何從神成為獸。

最後要建議讀者朋友把閱讀體驗的重點放在「過程」。《沙丘》常被批評其結局無法回應粉絲的需求，但「虐粉」也是種創作的常態；若一開始就轉以享受閱讀過程為主，或許反倒能以旁觀者的角度，笑著欣賞作者對於「結果論者」的惡意。

你只能變成五千年沙漠裡的一粒砂

龍貓大王通信 影評

你去過沙漠嗎？可能很少人有過這種體驗：眼前是一片不可思議的金黃，延伸到無邊無際，甚至超出你的想像力之外。那壯大的視覺奇觀，很容易令你誤以為，整座星球早已經被這片沙漠覆蓋。這種震撼甚至強大到令你屏住呼吸……而當你的自主神經開始發揮機制時，隨著空氣順勢鑽進鼻孔的細砂，將會刺痛你的鼻腔。當你發現，這刺痛其實意味著你正呼吸著這奇觀的一部分時，也代表著你正在接觸、接納、與不由自主地化為沙漠的一部分。

也許你沒有去過沙漠，但你仍然可以透過眼睛「吸一口」沙漠——閱讀《沙丘》六部曲，你就能成為遙遠宇宙裡那顆沙漠行星的一部分，享受壯麗、華美、殘酷、失落與茫然，彷彿最終身心都變成了一粒砂，飄散在千年宇宙帝國的空氣中。

很難用文字或影像形容沙漠，而很難想像小說家法蘭克·赫伯特，是如何用文字構築這片虛構的宇宙沙漠。一九五〇年代，美國政府農業部研究如何透過植被來防治沙漠化現象，而赫伯特原本要以此為題，寫篇分析論文，但是他研究地越深，卻對這個「植物vs. 沙漠」的概念越發著迷。最終這篇論文一直沒寫完，赫伯特倒是寫了一本新小說，描述遙遠星際裡的沙漠星球上，武裝勢力搶奪香料的浩瀚史詩。這個《沙丘》的誕生緣起有種無心插柳柳成蔭的趣味，但是這片柳蔭卻遠比我們想像的還要複雜、還有野心、還要漆黑。

江湖傳聞，喬治盧卡斯借用了《沙丘》的元素，寫成了《星際大戰》的故事。史詩人人會寫，卻不是每篇史詩都能輕易抄襲，更何況是無法用一句話形容的《沙丘》——上段「浩瀚史詩」云云只不過是極為浮面的形容。很難想像法蘭克·赫伯特的經歷，因為單從《沙丘》看來，這位小說家應該有地理學家背景、歷史學家背景（應該特別了解英國玫瑰戰爭時期的宮鬥歷史）、生物學家背景（了解沙漠動植物生態與演化）、宗教學家背景（對於政教合一制度時代與宗教如何影響宮闈知之

甚詳)等等，這讓《沙丘》描述的不止是一段冒險故事而已，而是一個栩栩如生、設定完備的宇宙，那裡有前所未見的珍奇異獸、特殊的風土民情、政治經濟宗教三方角力的社會氛圍。你能說《沙丘》是科幻小說、是戰爭小說、是歷史小說、是超能力少年冒險小說、是王子復仇記、是宇宙版的《冰與火之歌》與《三國志》……用一句話形容《沙丘》，誰都辦不到。

法蘭克·赫伯特曾說過：「有人說(《沙丘》)是一部宗教批判小說……很多人說這不是科幻小說，而是一套哲學小說。以我的觀點，我能接受它被稱為科幻小說……但無論如何，我不關心他們怎麼稱呼《沙丘》、我不關心他們會不會把《沙丘》放在寫著『科幻類』的書架上。」赫伯特沒說的是，《沙丘》系列要說得更多。

好吧，我們可以很不禮貌地說，《沙丘》就是一部塞滿各種奇想設定—而且不像維基百科那麼枯燥、仍然很好看的小說。但這樣仍然代表著我們小看了《沙丘》，因為《沙丘》還有續集：《沙丘：救世主》。在前集法蘭克·赫伯特已經鋪陳好一個完美的沙丘宇宙，搬演一套亡族王子復國的傳統戲碼，但到了《沙丘：救世主》，已經成為銀河裡最有力量的皇帝保羅，卻仍然要與其他勢力拉扯，甚至與自己拉扯—以他偉大的形象為名，一場聖戰已經爆發，而渴望平凡生活的保羅，必須著思如何找到自己的接班人，並讓自己的帝國長長久久地延續下去，最終讓保羅不再是「保羅」。但是這個把沙丘星球扛到全銀河最高高度的偉人，怎麼能夠一走了之呢？而身邊他最親近最關心的人們，又怎麼能不受到波及呢？

這看來讓故事發展進入開國君主的治國困境裡，但是《沙丘：救世主》不只如此。換個角度，它同時也在分析服從與領導的議題：為什麼我們會死心塌地的服從一個被我們稱為「領導」、「皇上」的人？而為什麼我們願意為這個領導犧牲一切？而當領導做出了與我們價值觀截然不同的決策時，我們又該堅持這份忠誠到什麼時候？赫伯特從多個面向深入一個已經很複雜的故事架構，試著在這些角度裡解釋他對於現實社會議題的論述：如同他曾批評劃地為王的美國邪教教主吉姆·瓊斯—瓊斯讓自己的九百多名信徒集體自殺，釀成震驚社會的「瓊斯鎮慘案」。

《沙丘：救世主》的故事發生在《沙丘》的十二年後，而下一本小

說《沙丘之子》故事發生在《沙丘：救世主》的九年之後，再來的第四集《沙丘：神帝》發生在《沙丘之子》故事的三千五百年後……乃至第六集《沙丘：聖殿》結束為止，這六本由法蘭克·赫伯特撰寫的《沙丘》系列小說，講述了超過五千年的銀河歷史。赫伯特的創意從有形的社會文化與動植物設定，延伸到形而上的意識、概念、生死等等議題。儘管我們早在第一集的《沙丘》裡，就見識到保羅因為香料而啟發的超能力有多麼驚人：他可以看到無數個尚未發生的未來，他甚至可以心念一動就改變自己身體的分子結構。但如果讀者因此感到驚訝，那他們驚訝地太早了：《沙丘：救世主》出現了可以保存人類意識到永久的生化技術，甚至可以將已死之人的意識轉存到生化人身上，使他永遠地「活下去」；而《沙丘之子》裡，意識與肉體甚至可以穿越物種的隔閡，讓渺小的人類與巨大的沙蟲合為一體，成為擁有自由意志又刀槍不入的宇宙最強存在。

《星際大戰》、《冰與火之歌》、《時間之輪》或是《戰鎚四○○○》這些由《沙丘》啟發而成的後世作品，都像是《沙丘》系列這條宇宙長河裡的一瓢江水而已。沒有小說能像這個系列涵蓋了這麼多的題材與議題，而且這個系列的六本小說，每一本都在顛覆或超越上一本小說的格局，更大、更壯觀、更虛無飄渺，它絕對能挑戰讀者想像力的極限，但另一方面也向讀者展示了人性的極限：《沙丘》系列展示人類的多樣情緒，而後分解與剖析這些情緒，將它們放進時間長流之中，看看這些能夠操控人類做出各種舉動的情緒，在時間無情的沖刷之下，如何變質、衰退、轉化成新的樣貌。我們曾經相信的愛、信任、與忠誠等等信念，也會在錯綜複雜的情節裡，合情合理地轉變成我們認不得的模樣。有人說，偉大的小說最終都會碰觸到佛家思想，而在《沙丘》系列裡，無論是多邪惡的詭計、多正直的信念、多麼難以割捨的愛情與親情，最終都如佛家說的：「如夢幻泡影、如霧亦如電」、「照見五蘊皆空」。

就像我們開頭提到的，「彷彿最終身心都變成了一粒砂」，閱讀《沙丘》系列很難不感受到如墜五里霧中的漂流感。赫伯特一定清楚讀者在閱讀過程中可能陷入的無助感，他在《沙丘》裡留下了這句話，彷彿在安慰讀者們不用擔心，既來之則安之：「停下某一進程，將無法理

解該進程，理解必須與進程的發展同步，必須融入其中，與其一道前進。」赫伯特對自己設計的世界觀與文字功力的自信心可見一斑，而事實上也真的是這樣，第一次閱讀《沙丘》系列小說時，未必能夠很清楚每個橋段裡真正想要傳達的意義是什麼——你必須了解，要描述一個能看透未來、過去與無數平行宇宙的角色的心智是多麼困難。但是，後來的劇情幾乎都能穩穩地接住掉隊的讀者，至少讓你清楚這些橋段之間的因果脈絡，並且依然讓你得到該有的感動或心碎。

多年來，臺灣讀者一直沒有辦法親近這套赫伯特的曠世巨作：從來沒有臺灣出版社出齊全六本的《沙丘》系列——我還記得拿著《沙丘：神帝》原文小說一個字一個字查字典的痛苦回憶。如今，這片宇宙沙漠終於蔓延到了寶島，這當然是讀者之幸：因為我們有了一個放飛自我的機會。這片沙漠正在招呼著你，吸引你進入一片浩瀚的未知，引誘你拋開所有成見（還有大把時間），陷入、沉迷、困在《沙丘》系列上下五千年的歷史之中，然後樂不思蜀、然後想到赫伯特沒寫出第七本《沙丘》就離世，不禁哀痛莫名。

從此以後，你將永遠改變……

法蘭克·赫伯特《沙丘》旅行指南

陳栢青

沙丘魔堡 / 你不可以回頭看 / 沙丘魔堡 / 在記憶之中直到永遠
——小虎隊，〈沙丘魔堡〉一九八九

他們也許並不知道自己真的唱了什麼。一九八九年，台灣偶像團體始祖小虎隊發行第二張專輯《男孩不哭》，至今我仍然保留這卷錄音帶，翻到B面第九首，上世紀的磁帶捲動，少年稚嫩單薄的嗓音把〈沙丘魔堡〉唱成夏日海灘沙堡，腳趾間流逝的沙、貝殼裝飾的沙雕（但又要怎麼解釋歌詞裡的「紅色的大地閃爍著紫月亮」？），作為帶動整個台灣娛樂工業往前飛馳的火車頭，我好奇的是，如果，只是如果——像是《沙丘》作者法蘭克·赫伯特談到小說最初的版本起於一個如果：「如果有一個星球都佈滿沙漠怎麼辦？」——如果唱片公司真的把小說《沙丘》讀了個透，會選擇把「沙丘」以及其相關意象放入一張男孩團體的世紀大碟中嗎？小說裡是藥物改變心智、空氣裡子彈般交相射擊彷彿莎士比亞舞台劇式的陰沉唸白，世家大族充滿華誇與矯飾的氣音藏不住心底陰謀暗礁，誰都一臉死相惶惶不可終日（「再來就輪到我了」／「等等我就先下手為強」），一切與少年團體訴求的清新、陽光格格不入，真希望法蘭克·赫伯特能聽到這首歌，他老人家大概會樂得很——「那可不可以是小說主人翁保羅夢中的另一個選擇？宇宙作為歧路花園裡另一條花遮葉掩的命運小徑？」——青春偶像團體希望少年是一張白紙，是小帥虎，是乖乖虎，是霹靂虎，初生稚嫩充滿無限可能，而同樣身為偶像，小說《沙丘》裡的少年保羅與其子裔們腦袋裡卻住滿了幾百位他的祖先，一房難求，且未來已經被寫好了，他總能知道將發生什麼，白紙上早寫滿了字，他一個人便是人類的創世紀，以及默示錄。一個「沙丘」各自表述，台灣人挖空了沙丘底下的沙子，填充了自己的內涵，用

一首歌讓這座島嶼徹底滑動到沙丘星厄拉科斯的對立面，以其反面標記出「沙丘」座標的存在。

（只要朝著相反的方向……）

第一本《沙丘》發行於一九六五年。在小說家法蘭克·赫伯特離開世界前，共出版了六部曲。而小虎隊〈沙丘魔堡〉的錯位不是彈錯的音符，那顯示的正是這座島嶼半世紀以來對《沙丘》系列的接受史：一部八〇年代的改編電影，鬼使神差在原先「沙丘」後加上「魔堡」成為譯名。一首借用其名卻滑行到大海旁沙灘的POP流行歌（這首歌足夠溺死小說裡全部的沙蟲。不是用口水，而是整首歌都關於夏日海岸）。以及幾款從大張碟片邁進光碟時代，我們會在大賣場九九元大甩賣花車上特價買到並永遠分不出來這是第幾代的即時戰略遊戲。和相比起來討論並不特別多的小說。

我覺得這份錯位是必要的。甚至你可以說，這部分也很「沙丘」。他顯示正是傳播的生態學。我們全盤接受了「沙丘」可以變成什麼，電影、影集、流行樂、遊戲……但我們並不知道他曾經是什麼，他的源頭長什麼樣子，「人可以變成他完全相反的東西，甚至讓你覺得，那本來就是這樣。」請記住這句話。小說裡頭，你會發現，那正是核心之一。

時間的小說，小說的時間

是時候重返《沙丘》了。當然，不理解《沙丘》並沒有關係。只是可惜。對我來說，一定要是小說才行。人一生該有這樣一次體驗，閱讀了法蘭克·赫伯特《沙丘》系列作後，世界就會改變。那也許就像艾伯特·霍夫曼第一次嘗試麥角酸二乙醯胺後的反應，他吃下了自己從真菌中分離出來的生物鹼造物，「我的自我懸在某處，看見肉身躺在沙發上，我已死去」、「光線清亮，照的萬物閃耀，世界彷彿新造」。那是後世稱之LSD誕生的一刻。《沙丘》裡則生產香料美藍極，但小說本身就是改變心智的藥品。只要使用這麼一次，你對時間以及科幻小說這個品種的認知將完全改觀。更棒的是，這一回，不需要含在舌下，你可以用眼睛吸收。

《沙丘》系列驅使我們想像遙遠的未來。但他的背景和氛圍卻是極其古典的。小說裡登場家族可以溯源到古希臘阿伽門農。人類登上星際，但沙丘宇宙卻由皇族統治，採采邑制度封疆晉爵，世家大族之間彼此結盟。活脫脫把星際爭霸戰變成中世紀馬車征伐騎士對決。而小說裡頭的科技樹配點也和我們常閱讀的科幻小說背道而馳，小說中描述，經歷巴特勒聖戰後，「汝等不得製造機器去假冒人類思維」，人工智能作為禁忌，小說家替科幻小說裡常見的科幻硬體和內載軟件設了天花板，與其說《沙丘》系列是一個望向星辰大海的望遠鏡，我以為它比較像是內視鏡，強迫讀者聚焦於人類文明與社會建構。要說這是一張航海圖，或是科幻電影裡常出現以手指在半空抓擬便能切換視角從多維角度觀看的全景星艦地圖（這背後暗藏一種地理大發現、「勇敢地航向人類足跡從未踏至的領域」的樂觀，人類世紀的開展），小說家迫使我們回到一幅宿命論、「上頭有一個更強大的意志決定一切」的古典繪畫中。籠罩其中是曾經統治西方繪畫的強力觀點：透視法。那是一種觀看的方法，也是一種繪畫的方式，畫家經由透視點往外望，縮攏構圖中的一切，體現出和諧的畫面，這其中運作的不只是審美，也是一種權力的運作。你以為它再自然不過，但連這份自然也是一種設計，其實一切被排序好了。無論是圖中的物件、風景遠近，還是背後隱藏的階級、事件或者命運。而上帝，或說更上方的意志便是宇宙的小畫家。

透視法的極致是，連未來都已經被預先排序了。那就是《沙丘》的故事。小說由第一章始，小說家便驅動各路人馬馬不停蹄要告訴你，陰謀要發生了、家族敗亡迫在眉睫。敲鑼打鼓，深怕你不知道，更透過各章節前的資料插敘——你會看到公主的手記、皇帝箴言錄、童謠、歷史學家手札……提前揭露一切。這些插敘非常重要，他不只是讓你「呷氣味」，感受到那股子氛圍，或是感到被一個龐大的世界觀包圍，主要是，他提供了一個宿命的論證。表示你現在看到的章節，只是重述，因為接下來要發生的事情早已經註定，在典律經籍上便已經記述，乃至於刀劍還未曾砍下，城牆上旌旗未曾調換，你已經看見旗面上潑灑的血痕，時不耳聞風中隱約的哀號。

這樣的設計在人類閱讀與寫作的生態學演進是不合理的。現代小說——尤其是大眾小說，具體而言是屬於時間的小說，他演化出一種廣為被

大眾接受的面貌，包括：敘述越短，轉折越多，製造更多情節的波瀾，意圖在每次翻轉之間造成閱讀者心理的驚訝、震撼與遺憾——怎麼可能？他竟然做到如此？—由此吸引更多讀者，製造黏著度和期待感。不然你以為為何人們總說「不要爆雷」？《沙丘》在這方面沒在怕的，他甚至讓自己成了地雷王。別人不爆，他自個兒拚命劇透。不該說的，他都先說了，甚至透過章前插敘逼迫你知道。

而形式就是內容。你可以說《沙丘》裡頭先知、救世主的能力正在於「爆雷」。如果《沙丘》裡宇宙全景圖存在一個畫家，那小說中主人公保羅便跟這位上帝一起站在繪製的透視點上，他能看到一切，借用保羅親妹妹的話：「時間之網越過了她兄長，就像光穿透了鏡頭。他很清楚，自己正站在焦點上……他已經將所有時間線都拉到自己身上，不允許未來逃離他的掌握或發生絲毫改變。」

一切都已經知道了。一切都能夠被預測。那時候，小說的藝術，或說，時間的奧秘——因為沒有發生，所以充滿可能——對保羅沒有任何意義。那就是作者對保羅作的，也是對吾等讀者做的。所以讀這本小說正需要慢。你忍受他裡頭人物叨叨敘述，你看小說家透過人物視點逐一描述細節，連看起來不重要的二線配角一分配到舞台聚光燈都忙不迭的朗誦起內心獨白。但你急什麼？反正未來你早就知道了。那何妨感受一切？何不延伸你感知的觸角去觸碰這幅畫作裡的邊角與線條，細細品味每一個細微的光影。

當然，我知道，身為一名讀者，你還是急啊，你想更往下翻，想知道命運被阻止沒？看看是不是有可能在尾盤急煞來個大甩尾花式翻轉。這樣的急迫是必要的。而且大有必要，因為這就是小說中主人翁保羅和其子裔們的感覺。他總知道將發生什麼。而且他恐怕看得比你更遠，他試圖做出選擇，他想改變。那份焦急，那份當別人跟他說：「你都知道要發生什麼了，請你救救我們」，以及「但你們不知道，如果我選擇了此，接下來就會……」的孤獨恐懼，這一刻，都透過小說的文體成為讀者你的身體。你的感受和小說中主人公在閱讀中疊合。你可以說，《沙丘》小說本身就是一個裝置。他首先裝置了時間。把巨量的時間裝置在小說中，他透過敘述改變了你對時間的認知：時間被攤平了，一切已經發生了。然後，小說同時把你裝了起來。閱讀沙丘，你在閱讀時間，你

正成為先知。當你從書頁中抬起頭來，那時候，對時間的感知已經改變，眼睛曾在某一刻變得如書中人物湛藍。

我想成為什麼，什麼成為我

所以小虎隊〈沙丘魔堡〉唱錯了，這首歌並不真的指涉《沙丘》，「沙丘魔堡／你不可以回頭看／沙丘魔堡／在記憶之中直到永遠」，但在《沙丘》小說裡，主人翁始終是往前看的，甚至超前觀看。他總是可以看到所有選擇，但那就產生一個悖論，因為你終究沒有選擇。光是你選擇的本身，就擾動了原本的未來。真正的清楚反而變得混沌，而混沌中你又試圖清晰。所以小虎隊又唱對了。真希望小說中的保羅能聽到這首歌。畢竟，如果總是能看到未來，這時候，未來反而成了過去，而過去不可追，未來不可及，這意味的是，你將永遠失去現在。所以沙丘中救世主的悲哀之一正如保羅的屬下所勸誡：「您一直在準備面對下一個瞬間，拒絕活在當下。……您努力活在這個未來，這樣就能讓這樣的未來具有實質，變成現實嗎？」

同樣引用小說裡保羅之妹妹厄莉婭所說的話：「時間傷害了保羅，所以他想打擊時間？」時間在小說中是萬事萬物的答案。卻也成為謎團。救世主站在透視點上能看見一切時間，卻終究失去全部的時間，他成為全宇宙最自由的囚犯。看得見的瞎子——他連現在都沒有了。《沙丘》藉由對於時間的辯證，徹底開展了時間尺度，他讓我們重新思索時間。

而基於此，小說家提出一個更深刻的提問，也正是這一提問，讓《沙丘》多了一層深度。亦即，如果我看見，我的選擇，此刻所以能成就我的，卻足以帶來毀壞呢？

你該也知道了，這是小說家最初構思小說時的重點：「如果出現一個超人，他會造成什麼危害？」

《沙丘》裡出現讓人成為超人的工具——也就是香料。香料產生作用後，「無從逃避的種族意識。陡然的清明，大量湧現的資料，冷冰冰的精確」，但這不是一部頌揚毒品的小說，而在於，「香料」所引起的效

果與改變在小說中的設定是能說服讀者的，尤其小說誕生的年代正好和六零年代初興起的迷幻藥文化重疊，「它將徹底改變你的心智」，讀者能快速理解並接納。

《沙丘》提供讓超人大展手腳的情境，香料是資源。有資源便意味搶奪。那便出現了經濟，必須玩政治。在不同勢力對經濟和政治的擘劃與需求中，我們看見了陰謀、發現了人性，小說由此展示種種統御術和權力的斡旋、轉進。《沙丘》當然是權力的遊戲，是宮廷故事、是後宮祕聞、是最精妙的鬥爭故事，但又不僅止於此。小說家必須透過政治與權力，示現超人如何影響人類社會，你瞧他在小說中安排宗教與政治合一，「當宗教和政治同乘一輛馬車時，乘客相信，無論什麼也阻擋不了他們，他們會一路狂奔，越來越快，越來越快，他們腦中沒有任何阻礙，忘記斷崖並不會自行向盲目狂奔的人示警，直到一切都太晚。」於是主人翁保羅得以快速團結了外邦人，使他們成為自己的聖戰士。小說家在此展示他對人類制度和性格上的深入觀察，要知道，宗教帶來至高的善，而法律則是道德的最少標準。當兩者相加，卻造成一種減法，那就是良心的失去，以及罪惡感的喪失。畢竟，只要符合法律，也就符合了善。那時候，殺多少人都是無所謂的，你不必有愧疚，畢竟只要法律允許你殺人，那就符合道德，符合善。大屠殺因此誕生。那是無罪的大戮。

小說中的保羅成為小救主。當家族敗亡，宇宙的陰霾覆蓋一切，他發動這項能力將可以改寫一切。可正因為他能看見時間，看見更久以後的發展，所以他產生了掙扎。「如果我此刻的勝利，將帶來更大的毀滅呢？」那也許不是人們真正想要的未來，這時，你要遵從命運的安排，或是起而反抗他？那正是《沙丘》系列前三部曲的精華，也就是這篇文章開頭的這句話：「人可以變成他完全相反的東西，甚至讓你覺得，那本來就是這樣。」而如果是你，你會怎樣選擇？

選擇，以及不能選擇。勝利和失敗。《沙丘》系列的小說好看在於此。這是遠從希臘神話以來，文學和神話不停覆寫的主題：人真正對抗的，是自己。英雄抗衡的，不是命運，而是命運之下變形的自己。不是勝利使他們成為英雄，而恰恰是因為失敗，讓人類體會英雄所以為英雄。法蘭克·赫伯特讓他筆下的保羅與其子裔們站上沙丘，也就登上命

運的舞台，借用保羅那彷彿哈姆雷特的怒吼：「無人能躲——祖先的暴行，每個人都必須償還。」那時候，你會乖乖順服於命運嗎？莎士比亞是這樣說的：「在灰暗的日子中，不要讓冷酷的命運竊喜，命運既然來凌辱我們，我們就應該用處之泰然的態度予以報復。」於是法蘭克·赫伯特筆下的人物做出了他們的選擇。那並不是因為他們需要如此，而恰恰是，他們不希望如此。他們對抗的，不只是檯面上的勢力，而是不可說之命運。是透視點的終端那個更高意志的創造者之眼，而無論成功或是失敗，無論他們獲得小說中其他人怎樣的評價，暴君？救主？惡魔？還是天使？真正意義上的「人」由此誕生。

這也正是《沙丘》在此刻閱讀的積極性意義，你瞧，我們正生活在一個超級英雄盛世，迫切渴望出現一個超人拯救世界。而這座島嶼一直有一個迷信超人的傳統，從名字前面必須空一格的萬世領袖、到穿著灰夾克的經國先生、週期性出現的「一人救黨」之政治明星、乃至於坊間各種教主、心靈導師，他最新的稱謂是台灣之光……

時間的生態學

沙丘堂堂六部曲，時間的尺幅被極大化，幾千年幾千年的過。在被拉長的時間裡，人是多微小的存在，彷彿一粒沙。我們會看到許多人物被推上舞台，又匆匆下台。那角色們要追求什麼？在法蘭克·赫伯特筆下，一方面小說家刻劃的是小寫的「人」——具體而言是亞崔迪家族和其臣下，他們在沙漠、在帝國、在危境裡搏其生路。但另一方面，這裡頭有一個大寫的「人」存在——寫一個種、一個文明，如何延續。借用小說中人物所說：「我們這一代人是看不到了，我們的孩子也看不到，我們的孩子的孩子，甚至他們的孫子的孫子也可能看不到……但是，那一天總會到來的。」不論你閱讀小說哪一部曲，有哪些勢力，帝國？女修會？哪一個種族外星人？他們皆提供某一種與時間抗擊，也就是把文明之火把延續下去的方案——「想看到某一個未來誕生」，於是有些人透過香料，有些人透過科技力，有些人藉由育種計畫，他們或是複製記憶、或是死體復活、或是保存基因、或是傳承思想，思索物種存在的終極存

續方案。

為了種的生存。

正因為這樣的需求。我們獲得進入生態學的鑰匙。

《沙丘》系列具體創造了一個生態系。他不只是讓一個星球上都是沙漠，他詳盡描述沙漠的成因，還有沙漠上的生物沙蟲，以及作為宇宙中眾多勢力賴以為生的重要資產「香料」是如何生產，這便產生一個環環相扣的生態鏈，香料生產和沙蟲有關，而這牽涉到水的分配。水不能太多。會殺死沙蟲。但沙漠上其他生物又渴求水。

這產生一個閱讀其他小說沒有的體驗。亦即，小說中人物發生什麼，其實你都明瞭，因為未來都已經註寫了。而小說中唯一的未知反而指向「生態」，星球成為一個謎，「香料」怎麼生成的？沙蟲所從何來？他們又將變成什麼？那是閱讀《沙丘》的樂趣所在。甚至你可以說，沙丘星球本身是一個重要的主角。甚至是唯一的。當所有的角色死去又重來，只有他還在。他就是時間本身。

小說裡頭眾英雄的故事。其實和沙丘演變的故事很像。沙丘是舞台，是謎題，但也成為答案。你想要種的延續嗎？答案從一開始就在那裡，在你們腳下。當先知努力想看見未來，宇航公會需要香料好預測安全的航道。但這些不變都會產生改變，最終總帶來滅亡，「宇航的領航員獲得有限的預知力，卻做出毀滅性的決定：總是選擇暢通無阻的安全航道，而這樣的航道最終會把人帶往停滯不前的未來。」

宇宙唯一恆常不變的真理不是藉由救世主告知讀者，反而是透過生態學家凱恩斯由這塊大地領悟後所揭露：「只有意外和差錯，才是宇宙中最永恆的定律。」

沙丘帶來死亡。沙丘環境極度嚴苛。沙丘不停在改變。你看不見他的臉。但沙丘是一切。沙丘揭露最終真理，或者說，他指向生態學最重要的一環，意外和偏差帶來什麼？那就是多樣性的誕生。

「提出問題的，是這顆星球。」

「這顆星球訴說著創造。風在夜裡流動，這就是創造。」

去遭逢意外。去發現未知。那就是法蘭克·赫伯特筆下《沙丘》系列作帶給我們心智上最重要的啟迪。他可以總結為辛波絲卡的一首詩句，多適合留在沙上：「而變化無常更為美麗。」

香料與宗教的狂想曲

謝金魚 歷史作家

法蘭克·赫伯特的沙丘是科幻界的鉅作，龐大而繁複的設定建構出一個既古老又充滿現代感的宇宙，但是在台灣的討論比較少，許多人聽到沙丘，可能是因為大衛·林區野心勃勃卻無比失敗的改編電影，而我自己則是從Hallmark頻道翻拍的迷你影集中認識了這部神作，然後才回頭了解原著，不過在大學時只是匆匆翻過，直等到這次重出才又再次細細閱讀。

討論宇宙帝國、星球聯邦之類的故事多如繁星，但沙丘卻聰明地將故事放在一個看似孤立的星球厄拉科斯上，故事的一開始，讀者透過男主角保羅的眼睛，看見這顆古老星球上的景物與特異文化，引領著年輕氣盛的保羅一步步走入險境。而保羅之母潔西嘉女士提供了另一種母性的視角，她與她身後的貝尼·潔瑟睿德女修會，透過重重精算的基因培育計畫，既傳承著累代女性的記憶，又期望孕育出強大的未來。

然而，幼獅不能永遠待在巢穴，保羅也必須成長，故事透過一次次的預言告訴讀者，保羅所屬的亞崔迪家族必將毀滅。於是，潔西嘉與保羅母子逃入陌生的沙漠，開啟了他們的旅程。

在這趟旅程中，從沙漠深處產出的香料，成為牽引著保羅命運的鑰匙，甚至翻轉了整個宇宙的統治。赫伯特的沙丘世界相當立體，色彩鮮明的沙塵與花園，香料誘人的辛香、蒸餾服中的酸臭，都隨著文字隱隱浮動著。我自己在閱讀的過程中不免猜想，引動作者奇想的香料會不會是一九六〇年代之後流行的迷幻藥？在縹緲虛無的幸福感中，似乎能夠引發一些靈感，但不能自制的人大多無法自拔而傾家蕩產。故事的主線其實並不複雜，但作者不厭其煩地討論意識、宗教、天命與政治，有時難免陷入一種嗑了藥似的喃喃自語，同時，又揉合了許許多多的元素。等待著救世主降臨的設定似乎取材自基督教，而宗教狂熱與個人崇拜變成了帝國擴張，又似乎隱含著極權國家的影子，天命與母性的對話，對於熟悉東方哲學的讀者而言，也像是某種道家經典的詮釋。香料也象徵

著沙丘星球的一體兩面，荒蕪、險惡卻珍稀重要，在後面的故事中，作者也討論了環境的問題，當沙丘不再荒蕪，香料也將枯竭，那麼，究竟應該如何抉擇？

這些複雜的討論雖然燒腦，但對於故事的構成仍有推進的意義，有趣的是故事在每一個章節前面都有一段引言，像是從後世的角度回溯整個故事，這後設的立場牽連著保羅身不由己的悲嘆：「我是傀儡。當人被推上神壇，這個所謂的神，就控制不住局勢了。」

身為讀者，看著他一步步成長、壯盛，卻又走入了他無法控制的命運中，苦苦掙扎而不能自拔的保羅，最終如風暴一般消失，流下恆久綿長的故事。讀到這裡，我想：「也只能是如此了。」但他的離去，才只是故事的開端，作者意欲討論的一切，才正要展開。

龐大的沙丘世界，正等著你一探究竟。

古老的未來：歷久彌新的《沙丘》傳奇

譚光磊 版權經紀人

我們可能很難想像，像《沙丘》這樣公認的經典名作，曾經差點無法出版，竟是因為「寫太長」。

原來一九六〇年代的科幻小說平均五到七萬字，雨果獎的「長篇」定義是四萬字以上，法蘭克．赫伯特的《沙丘》卻洋洋灑灑寫了二十一萬字。此外，這本書有別於當時流行的科幻小說，不見機器人與太空船，而是鉅細靡遺地建構出沙丘行星「厄拉科斯」的生態和文化，加上赫伯特是個無名新人，編輯更不敢冒險。

最奇怪的是，《沙丘》先前在《類比》科幻雜誌上連載八期，深受讀者喜愛，也得到傳奇主編約翰．坎伯（John W. Campbell）的認可，按理說是票房保證才對，怎料出版界偏偏不買單。歷經二十幾次退稿後，一家專做汽車維修手冊的出版社（Chilton Books）願意嘗試，《沙丘》才終於在一九六五年出版單行本。

可是《沙丘》並沒有一炮而紅。事實上，剛開始的銷售成績平平，編輯還為此被炒魷魚，等到後來口碑傳開，加上平裝本推波助瀾，才一步步走向暢銷之路。之後的故事我們都知道了：《沙丘》成為史上第一部榮獲星雲獎和雨果獎雙料殊榮的科幻小說，總銷量突破兩千萬冊，還衍生出五本續集和大量影視、遊戲、漫畫改編。赫伯特過世後，留下大量手稿和筆記，由他的長子布萊恩和作家朋友凱文．安德森接棒，又寫了二十多本前傳、外傳和續集。

《沙丘》本質上是一個英雄旅程的故事：十五歲的貴族少年保羅．亞崔迪舉家前往沙丘行星「厄拉科斯」，那是全宇宙唯一產出神秘香料「美藍極」的地方，極具戰略價值，然而氣候極其惡劣，終年黃沙漫天，還有神出鬼沒的弗瑞曼人和巨大的沙蟲，因此開採香料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情。沙丘行星受帝國管轄，由皇帝輪流指派不同氏族擔任統治者。過去八十年間，這裡是哈肯能氏族的領地，他們橫徵暴斂，用高壓手段對付弗瑞曼人。如今皇帝突然下令，要哈肯能家撤走，由他們的死

對頭亞崔迪氏族接管。這擺明是一場鴻門宴，但亞崔迪公爵雷托不能也不願拒絕所託，只能硬著頭皮走馬上任。公爵之子保羅一方面要適應空前的變局，還要面對自己神祕的夢境和預知能力。

我們可以從很多角度來談《沙丘》的重要性，例如它是第一部規模宏大的「生態系」科幻小說（出版時間和瑞秋·卡森《寂靜的春天》相當）；又如它不寫太空冒險，而把心力花在人物和「創世」，厄拉科斯的栩栩如生、弗瑞曼人的信仰與文化、還有縱貫幾萬年的人類未來史，難怪科幻大師亞瑟·克拉克要說：「論及人物的深刻和世界建構的細膩，除了《魔戒》，我想不出另一部能和《沙丘》比肩的作品」。有趣的是，《魔戒》雖比《沙丘》早出版十年，但真正在美國走紅，還是因為一九六五年的一樁盜版事件，所以這兩部史詩級作品幾乎是同時在美國現身。直到今日，還有很多人以「科幻版的《魔戒》」來形容《沙丘》。

《沙丘》還有一個特點，就是「低科技」的世界觀。小說的故事發生在幾萬年後的未來，人類歷經與「思考機器」的生死存亡之戰，決定記取慘烈教訓，嚴禁高科技電腦和人工智慧，一切「以人為本」，也因此有了書中三大特殊組織：能處理繁複運算的人類電腦「晶算師」

（mentat）；從香料獲取預知能力，進而引導太空船穿越摺疊宇宙，進行超空間旅行的「宇航公會」；還有全女性的神祕教團「貝尼·潔瑟睿德女修會」，藉由宗教和政治影響力，希冀透過基因配種，孕育出人類的救世主。

於是電腦和網路在故事中缺席，人們用刀劍和屏蔽場相搏，映襯著封建體制的帝國，關於貴族間的權謀鬥爭：正義的亞崔迪氏族遭到背叛，保羅母子在弗瑞曼人支持下展開王子復仇記，這豈不是未來版的《冰與火之歌》？小說中的沙漠行星、沙蟲、心智能力、星際帝國，難道不是《星際大戰》的重要元素？甚至有人開玩笑說，《駭客任務》的尼歐對抗母體，根本就是《沙丘》那場人與機器的「巴特勒聖戰」！

我們這才驚覺：無數重要的科幻／奇幻作品，都有著《沙丘》的影子。

那麼《沙丘》又源自哪裡呢？答案是美國西岸。一九五七年，赫伯特走訪俄勒岡國家公園，當地的沙丘地形受到太平洋強風吹拂，會大面

積位移，沙浪濤天吞噬房舍和農地。美國農業部為了防止這種災害，計畫種植草皮，以穩固沙丘地形。赫伯特對這個故事十分著迷，打算寫一篇專文報導，後來雖胎死腹中，卻在他心中埋下《沙丘》故事的種子。

之後七年間，赫伯特苦心孤詣建構他的「沙丘宇宙」，先寫了一部五萬字的小說《香料行星》，全部砍掉重練，然後才寫出《沙丘》。除了對沙漠和阿拉伯文化的著迷，赫伯特也把自己對迷幻香菇和禪宗佛教的興趣寫了進去，成就一部有著古典英雄神話內核，卻又充滿「非西方」和「反殖民」元素，而且「低科技」的奇特作品，它很像一部奇幻史詩，只是有著紮實的科學基礎支撐。

這種「復古的未來」，也是《沙丘》歷久彌新的原因之一：半個世紀後的現在閱讀，依然毫不過時。保羅的故事有著先知穆罕默德的影子，也像是科幻版「阿拉伯的勞倫斯」；既是伊斯蘭文化的正面挪用，白種人的救世主情結，但這位「彌賽亞」卻是人工配種而生，且時時刻刻想要反抗自己所預知的未來，如此複雜而衝突的設計，加上赫伯特刻意不回答所有問題，開放式的架構讓每一次重讀都有驚喜。

對臺灣讀者來說，《沙丘》的第一次接觸可能是大衛林區一九八四年功敗垂成的電影《沙丘魔堡》；我們要等到二〇〇七年——原著問世後四十二年——才首次讀到中譯本，比《魔戒》遲了整整十年，而且當時出版社只引進前三部，留下未能窺見《沙丘》傳奇全貌的遺憾。

不過，在那之前，《沙丘》早已藉由電玩的形式，成為臺灣一整個世代家喻戶曉的名字：一九九二年的《沙丘魔堡二》開創「即時戰略」（RTS）類型先河，製作團隊後來推出《終極動員令》，甚至用新的遊戲引擎重製《沙丘魔堡二〇〇〇》，皆紅極一時；也催生了《魔獸爭霸》和《星海爭霸》等同類型經典。從這個角度來看，《沙丘》的境遇更像《獵魔士》：先因為遊戲走紅，再回頭譯介原著，影視改編是後來的錦上添花。

《沙丘》初次問世的時候，正值美國嬉皮運動風起雲湧，環保意識抬頭，讀者從中看到迷幻藥和自然反撲；到了七零年代，石油危機爆發，論者皆認為香料暗指石油，弗瑞曼人則象徵中東對美帝的反抗；九一一過後之後，阿拉伯世界與西方國家的對立越趨激烈，中俄成為地緣政治的新玩家，《沙丘》裡的權力鬥爭彷彿又有了新的隱喻。而在這個

疫情尚未結束，極端天氣層出不窮，塔利班政權席捲阿富汗的時刻，我們初讀或重讀《沙丘》，想必會有全新的體悟吧。